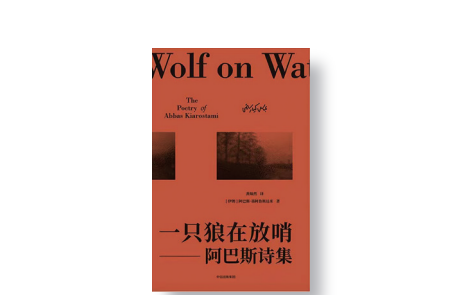




黎明野鸽飞

□ 南西



对东方读者来说,波斯文化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作为波斯文化中心的伊朗,于我始终是个带着神秘感的国家。

近来,补课看了几部伊朗电影:《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小鞋子》是马基德·马基迪的作品。后三部皆为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作品。四部片子都很好看,给了我很大惊喜,促使我向着伊朗文学逐步递进。

阿巴斯,全名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是导演、剧作家、制作人、剪辑师,也是诗人。借用如今的流行语,是一名“六边形战士”。

作为伊朗新浪潮电影的开创者,阿巴斯的诗歌写得怎么样? 买了两本他的书,一本《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一本诗集《一只狼在放哨》。

先读《一只狼在放哨》,书中精选了500余首诗歌。译者黄灿然先生,既是翻译家,也是诗人,确是翻译诗集的绝佳人选。我猜,书名来自阿巴斯某首诗里的一句。通常,这是诗集命名的一种方式,不过这回我猜错了。“一只狼在放哨”不是一句诗,而是一首诗。“一只狼/在放哨”。仅仅两行诗句,就创造出一个西部辽阔的意象。注重意象,正是阿巴斯诗歌的最大特色。

不知是否职业导演的缘故,阿巴斯的诗歌,极像电影镜头,画面感充沛。比方这一首:“灯笼光/挑水者长长的影子/投在开满樱花的树枝上。”就这三行字,你脑海中是不是立即呈现出一幅生动而悠远的场景?

“酸橙树花盛开/在雨后/流动的河里”“一片西克莫槭树叶/轻轻飘下/落在/它自己的阴影上/在一个秋日的正午”“野鸡冠/在井然排列的春天紫罗兰中/等待时机”……大自然,是阿巴斯诗歌里无可替代的主角。当然,主角之外也得有配角。阿巴斯也写游子归家“当我回到出生地/父亲的屋子/和母亲的声音/都消逝了”;写当地风土人情“在渔夫的集市里/有黑面包和橄榄/瓶装/和罐装金枪鱼”;写孤独“离家时/只有/月亮和我”“最终/剩下的/是我和我自己/我自己竟犯我/没有人来调解”“孤独/与我自己达成/无条件协议的结果”;写友谊“新月/旧酒/近来的朋友”……显而易见,阿巴斯的诗歌并不难懂。他从不写宏大的命题,只书写平凡生命的真与爱。他说,诗歌是一种“心灵状态”。

不过,倘若因此你就给阿巴斯的诗歌贴上“浅白”的标签,那也是不对的。阿巴斯的诗里,间或闪现出深刻的哲学冥思。比方:“一条河/流动/一棵树/被围困”;我从得益中/受损/又从受损中/得益”。细细咂摸,是不是能获取超越文字之外的感触?“对某些人来说/山顶是一个用来征服的地方/对那座山来说/它是下雪的地方”。切换不同的角度,同一个物体,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阿巴斯的诗歌,短小精悍却又优美天真,像日本俳句。三行,四行,五行或者六行。“你不在时/我和你/谈话/你在我/和我自己”。前半句隐藏着一份思念。“你不在时,我多想念你。忍不住,自言自语,好像自己在和你说话一样。后半句,则透着无处不在的孤独。也许面对的是一个并不了解自己的所谓朋友。人在眼前,却无半点交谈的乐趣,只能在心里,自己和自己对话。短短十几个字,蕴藏了两种不同的心绪,诗歌这种载体,确实有无穷趣味。由于阿巴斯的诗歌非常短小,他从不给诗歌确定标题,一切就像信手拈来,自在随意。

为何阿巴斯喜欢写短小精悍的诗呢? 那是因为他的诗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传统。古波斯诗歌,主要以两行诗组建。阿巴斯以俳句或者近似俳句的格式写诗,以简朴的几个字勾勒出完整的画面或意境,抓住瞬间的感觉,这恰恰是伊朗本土的传统。在很多诗人眼里,俳句往往是写诗的一种次要形式。实则,俳句要写得好不容易。阿巴斯正是这“不容易队伍”里的一员猛将。

在译后记里,黄灿然说阿巴斯从小就受诗歌的熏陶。家里的小说一本本完好无损,书架上的诗集缝线却都散了。他能够背诵伊朗诗人迈赫迪·哈米迪·设拉子的大部分诗。后来在伦敦,有朋友介绍他认识病榻上的老诗人。他当着迈赫迪·哈米迪·设拉子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让诗人感动得老泪纵横。设想如若我也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一定也会感动得泪眼朦胧吧。事实上,伊朗本就是诗歌国度。商人、公务员、邮差……无论职业有何不同,伊朗人热爱诗歌的心思却是一样的。阿巴斯说:“在那里我们装饰诗人的坟墓,在那里有些电视频道只播放诗歌朗诵。每当我祖母要拥抱或表达她对某样东西的爱,她就用诗歌。”——想想真美好。

那么,可否允许我模仿诗集命名之方式,也摘上一首诗,以作本文之题目? 最喜这一首:“黎明/野鸽飞”。仅仅五字,却引人遐想,无边无际。“多好啊/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以此致敬阿巴斯,以及纪念这段与阿巴斯相遇的时光。



月下听泉

信林的第一本散文集《月下行吟》承他错爱我作序;这第二个宝宝叫《月下听泉》,我一怔又是“月下”,怎么会有这个“月下”情结?

《月下听泉》后记中说:“我曾做过十年的地理老师,泉是圣洁的水,是仙女的泪,泉在我心目中至圣至美。加之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喜欢拥有一份静谧,乐意在安静的环境里拥有一份安澜的心志,去听,去思,去品,甚至去无所事事。于是‘月下听泉’就这样成了我这本散文集的名字。”

原来“月下”的意象是信林的最爱,“月下”的意境才是他向往的精神绿洲。

信林与我同事时就是一个沉稳、安静的人,心有抱负也不放在脸上,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力求做到最好;从政后更加低调、成熟,坚守着在学校里养成的宁静和勤奋,他不会长袖善舞,也不热衷应酬往来,他把有限的时间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月下”的艺术世界,在那里他静静地看信仰开花,听历史呢喃,思考往日的风风雨雨,收获深耕生活的快乐甜果。据说他有一个“月下”三部系列的计划,相信他的第三个“宝宝”一定会提前呱呱落地,我期待着早日向他道喜。

信林在南通工作多年,但我敢说他的精神世界至少有一半留给生他养他的故土,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河一村,小城的古今名人,巷陌变迁……时时在他心里系念着,牵挂着,《月下听泉》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浓浓的乡土情结。

2001年9月11日,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人们照例享受着蓝天丽日,金风送爽;而在太平洋彼岸却是一个世界末日,美国的两座摩天大楼遭受恐怖袭击,数千生命即刻化为废墟。当人们在争先恐后搜集这一特大新闻有关信息,信林的目光拨开众人特别关注的却是美籍家乡名人李昌钰一家的命运,他欣喜地看着这位“国际神探”一家老小儿孙晚辈此刻正欢天喜地走在如皋石板路上……好险啊!家乡老人都说这是祖上积的德才让子孙躲过这一险,连李昌钰自己也感到家乡伸出援手救了他们一家,因为就在9月之前,家乡绿园主人郑长才的一个越洋电话邀请,才有了他们举家这一趟回乡之举,昌钰的几个小辈恰恰就在这两幢大楼里上班啊。家乡一个电话,救下李昌钰几个后辈。

让我眼睛再次一亮的是,信林从家乡的历史深处又打捞出一份脱险事件。信林是学地理出身的,地理的“邻居”是历史,所以他对历史也是非常熟悉。当人们还沉迷在寻找“9·11”恐袭幕后策划者,信林却从家乡800年前请出历史名人,伟大的爱国诗人文天祥讲述彪炳史册的如皋脱险故事,文天祥作为南宋政权的代表与北方元军谈判,却被背信弃义的元军无理扣留,从京口逃脱后一路经高邮、海安到如皋,几乎九死一生。《交集》一文是这样写的:

一部《指南录》记下了文丞相这段南归的经历……一首《闻马》道出了他脱险之后的感慨——

过海安来奈若何,舟人去后马临河。

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应侥幸多。

信林把李昌钰家躲过一劫和文天祥如皋脱险联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到底是“神助”呢还是“侥幸”?抑或如皋是块“福地”呢?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坚信常言道的“好人自有好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记得一位欧洲哲人说过,凡事都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叉,文丞相若不是一贯忠直、李昌钰若不是眷念故土,这些几乎不可思议的“神助”“侥幸”的奇迹怎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呢?古今穿越呀,中外联系呀,故乡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这件事的神奇就在这里。

当然,我实话实说,《月下听泉》里的《交集》跟他之前在我寓所的生动讲述比较

月下书香长

——读吴信林散文集《月下听泉》

□ 陈根生

钰一家的命运,他欣喜地看着这位“国际神探”一家老小儿孙晚辈此刻正欢天喜地走在如皋石板路上……好险啊!家乡老人都说这是祖上积的德才让子孙躲过这一险,连李昌钰自己也感到家乡伸出援手救了他们一家,因为就在9月之前,家乡绿园主人郑长才的一个越洋电话邀请,才有了他们举家这一趟回乡之举,昌钰的几个小辈恰恰就在这两幢大楼里上班啊。家乡一个电话,救下李昌钰几个后辈。

让我眼睛再次一亮的是,信林从家乡的历史深处又打捞出一份脱险事件。信林是学地理出身的,地理的“邻居”是历史,所以他对历史也是非常熟悉。当人们还沉迷在寻找“9·11”恐袭幕后策划者,信林却从家乡800年前请出历史名人,伟大的爱国诗人文天祥讲述彪炳史册的如皋脱险故事,文天祥作为南宋政权的代表与北方元军谈判,却被背信弃义的元军无理扣留,从京口逃脱后一路经高邮、海安到如皋,几乎九死一生。《交集》一文是这样写的:

一部《指南录》记下了文丞相这段南归的经历……一首《闻马》道出了他脱险之后的感慨——

过海安来奈若何,舟人去后马临河。

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应侥幸多。

信林把李昌钰家躲过一劫和文天祥如皋脱险联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到底是“神助”呢还是“侥幸”?抑或如皋是块“福地”呢?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坚信常言道的“好人自有好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记得一位欧洲哲人说过,凡事都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叉,文丞相若不是一贯忠直、李昌钰若不是眷念故土,这些几乎不可思议的“神助”“侥幸”的奇迹怎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呢?古今穿越呀,中外联系呀,故乡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这件事的神奇就在这里。

当然,我实话实说,《月下听泉》里的《交集》跟他之前在我寓所的生动讲述比较

陈冲的多重身份

□ 黄琛

她写学识渊博、沉浸于科研工作的外公,最后是如何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亡。写姥姥的那一章,她用了《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这样的题目。从上海到重庆,三十五岁的姥姥只身一人带着九岁的大女儿(陈冲的妈妈),一路艰难,甚至要靠路人睡觉才能通过各个关口。九死一生的姥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就是这样的姥姥,会跟人说“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

她写爷爷和奶奶,写父亲和母亲,写热爱美术诗歌的哥哥。她写她的初恋,写她的暗恋,写她的婚姻,写她的爱人和女儿。她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打开,文字真诚勇敢,仿佛只是在在不悲不喜叙述着别人的故事。“其实过去永远都在,它在一个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等待某一支记忆的烛光被点燃。”

自然,书中有大量的章节写她作为一个电影人的经历。十四岁的那一天,命运向她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她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剧团培训班,那是她人生中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书中收录了许多她和同学的信件往来,最多的是和一个名为M的男同学,他们之间微妙和细腻的感情。这些信被M保存了四十年而变得珍贵,她写“好比《小王子》中那枝玫瑰花,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的爱与呵护而变成世上唯一。”

《从前的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绿色邮筒是做什么用的,从前的人又是怎么写信的,信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最可依赖的伴侣。书中她引用了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

起来逊色了,虽然他的那份乡土情结依然使我感动。

(三)

信林的“月下”我还听出他的审美情结。信林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繁忙的事务并未阻碍他的兴趣爱好的发展,在与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打交道中,他做了个有心人,吸收了许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丰厚了自己的精神底质。

他对方言的审美感悟对我是很有示范的。正如他说:“家乡的方言如同流淌在平原上的一条枝枝蔓蔓的小溪,清亮、婉转,彼此相连,每每沿着溪边的小便溜达不知不觉地拐进了一方别致天地,曲径通幽……”(《溜达清溪边》)

关于方言我也写过两篇小文章,或是猎奇,或讲文化现象,都是直奔主题而已,信林写得这么从容,这么舒徐,这么生活、审美,我是自愧不如的。

乍见《袖有青蛇》,我就想到了吕洞宾,顿时有了看下去的欲望。从题目开始,紧跟着信林侃侃而谈,走进了一个书法家的艺术世界,实在佩服他把赏析杨谓书法时的动态感受描摹得笔走龙蛇,出神入化:

六尺对开横幅,内容是杜甫诗:“两个黄鹂鸣翠柳……”第一句稳妥、安静、收敛,仿佛潺潺山溪跳跃而来,清丽婉转;第二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写到第三句时,如同一首交响乐进入了高潮,雷霆万钧惊蛇走虺……“一行”两字用中锋完成,笔意干枯“霸占”一列,与右侧墨色深沉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形成明暗照应,跟左侧“白鹭上青天”的飘逸相配合,这里仿佛成了整座大山里的一挂飞动瀑布……

与其说这是在欣赏优秀书法作品,不如说这里展示出一个评论家卓越的鉴赏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信林不自觉地把读者引导进了他的繁花似锦的审美世界。正是因为他的审美追求才使他的散文凸现出不一样的精彩风景。

《此生有味》

林卫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苏东坡在30多地所遇、所尝的70余种食物,勾勒出一条苏式美食路线,从中窥探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笑中带泪的吃货人生。同时,围绕苏东坡作品中由美食引发的感悟,探寻其对饮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以食物疗愈身心、拒绝内耗的人生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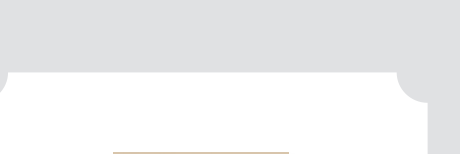


《此生有味》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林卫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苏东坡在30多地所遇、所尝的70余种食物,勾勒出一条苏式美食路线,从中窥探苏东坡如何把眼前的苟且变成味蕾盛宴,呈现其苦中作乐、笑中带泪的吃货人生。同时,围绕苏东坡作品中由美食引发的感悟,探寻其对饮食、生活的态度,呈现其以食物疗愈身心、拒绝内耗的人生哲学。



《我想理解》

[美]汉娜·阿伦特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阿伦特本人认为尤其重要的数次电视访谈、她写给雅斯贝尔斯夫妇的书信节选等。我们在此听到一位女性的真诚谈话与有力自辩,关于爱、激情与愧疚,关于疾病、车祸与衰老,关于政治与自由,关于20世纪历史中的暴行与恐怖。阿伦特是可以直面恶意与抨击、坦然谈论死亡的智者。



《游鸭:被迫迁徙的我们》

[加]凯特·比顿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具有回忆录性质的非虚构图像小说,讲述作者大学毕业后来为了偿还学生贷款,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石油工业重镇打工生活的经历。起初,来到这里的人们都把此地看作发家致富的风水宝地。然而产业无情的更迭困住了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就像他们所开采出的石油困住一批又一批野鸭。



《人间明暗》

范俭 文汇出版社

范俭以其十余年来拍摄的纪录片中人物为主线,书写社会巨变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文字平实、朴素,有着纪录片拍摄者独有的客观与细致,平静的叙述下隐藏着巨大的波澜。这不是一本简单的导演手记,也不是纪录片的文字翻版,而是一本基于大量田野调查、聚焦普通人生存境况的非虚构作品。